

看清欲望，洞察無常與空

頭陀僧如何調伏性欲

卡瑪拉·提雅瓦妮琦 著

法園編譯群 譯

在森林中修習頭陀行，並非測試僧侶對女色抗拒力的最好方法，

村落、城市隨時提供令僧侶心煩意亂的挑戰，而他們可以藉此衡量自身的修行成果。

不少僧侶發現抵擋性欲的誘惑比克服飢餓、寂寞、病痛更加困難……

從頭陀僧的回憶來看，性欲比起病痛或恐懼死亡，也許是更大的障礙。不少僧侶發現抵擋性欲的誘惑比克服飢餓、寂寞、病痛更加困難。大家都害怕女眾的力量會破壞他們的戒律，尤其眼見許多或老或少的同行禪修僧均被性欲打敗後，這股恐懼更是加深。僧侶掌控心的能力，便成為他們禪修深度與實力的真實考驗。

在我們討論的十位僧侶中，只有阿姜曼、阿姜頓與阿姜拉沒有提到對治性欲時的掙扎。這三位僧侶年輕時都在世俗裡待過幾年後才出家，他們之中只有阿姜拉在成為頭陀僧前經歷過婚



與女人目光接觸

姻生活，阿姜拉有過兩次結婚的經驗後，大概已經厭離在家的生活而決定出家。其他如阿姜汶、阿姜撰、阿姜宛、阿姜查與阿姜帖等人，不論雲遊或住在鄉野，也都必須面對性欲的挑戰，而住在都市裡的阿姜範與阿姜李更不例外。在這些僧侶的回憶錄裡，誘惑無所不在，稍有分心就有可能落入誘惑的陷阱。

在森林中修習頭陀行，並非測試僧侶對女色抗拒力的最好方法。阿姜曼知道獨居太久對雲遊僧而言並不好，所以，他鼓勵他們偶爾到城裡測試自我對誘惑的抵抗力。

僧侶住在森林裡，無須與人交談，森林的居民通常也不會來打擾，因此感官不會受到太大的刺激，一旦感官開始隔絕，僧侶們便會發現自己的心變得平靜了。住在森林裡其實有利有弊，他們可能會執著於離群索居的生活，……許多僧侶更錯誤地認為住在森林裡比住在城裡更殊勝。

阿姜曼深信森林的幽靜應該用來培養正念，而非成為獨居或逃避的處所。村落、小鎮、城市隨時提供令僧侶心煩意亂的挑戰，而他們可以藉此衡量自身的修行成果。

要如實衡量頭陀僧心靈的增長，就從感官開始，假若感官接觸外界，衝擊心靈而產生巨大的影響，那就表示正念微弱，修行基礎不穩固。阿姜汶與阿姜範年輕時就曾有過類似的經驗。

阿姜汶在他前往寮國的一次旅程中，獨自雲遊尋找適合禪修的地方。(1)越過湄公河，走過永珍（Vientiane），他來到能恩（Ngeun）河。有天晚上，阿姜汶在河中沐浴，看見兩位村姑划船經過，年紀較輕的那位村姑瞄了他一眼。阿姜汶憶及：

當我們四目相望時，那股力量如此強烈而神祕，整個人都被震懾住了。回程路上，我無法將那美麗女子的身影自心中抹去。

後來，這對母女拿著食物與自製的香煙來供養阿姜汶。

八歲出家的阿姜汶涉世未深，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異性強烈的吸引力，他不知道為何在看到這位村姑後，心會變得如此敏感。接著他記起在烏汶省的村落寺院讀書時，曾有算命師告訴他，他的心靈知己住在某處、身高中等、「膚色略黃，臉形像菩提葉」。阿姜汶心想既然河上這位年輕女子符合這段描述，她必定就是算命師所說的那位，因此他決定立刻離開該地返回暹羅東北。他越過湄公河到西清邁縣（Si Chiang Mai，位於龍蓋省），在那裡遇見剛離開弟子、獨自禪修的阿姜曼，他看到阿姜曼欣喜若狂，便追隨其禪修。雖然阿姜汶的心日益平靜，但是那美麗女子的身影仍偶爾浮現心中，雨安居期間，阿姜汶打算藉由禪修將這位年輕女子的身影從



心中抹去。他從這經驗中了解到心的本性——念頭自會生起，這不是意志所能控制的。

這煩惱如此強烈，使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念，整顆心就飛奔向家田村（Ban Na Song）能恩河岸上那位美麗的女子。（我）嘗試各種方法，但都徒勞無功，愈是使力，愈像是火上加油，若有一刻分神，就足以讓心飛向女子。有時我使用新方法來調伏心，心便馬上回頭跑回那女子身上，我也試了各種方法來懲罰心，只是心拒絕屈服。我連續幾天幾夜，交替地坐禪、立禪或經行，觀察心是否不再沈迷於愛中，然而這招還是不管用。於是我也不坐也不躺，只是站著或走動，儘管如此努力，心還是不放棄。

阿姜汶改變方法，他開始不進食，只喝水。為了對抗性欲，他開始修白骨觀，把女子的色身當作禪修的所緣，當他在禪修中觀想時，他觀想那女子色身的分解，以及自己色身的腐朽，於是平息了妄念與欲念，最後女子終於從他的心中抹除。(2)

阿姜範也是因為看到一名美麗的女子而失去正念，這發生於一九三一年他生平第一次前往曼谷的途中，那時他三十三歲，出家十三年。這年他陪同阿姜辛與阿姜品兩位年長的禪修僧，從柯叻省搭火車到曼谷拜訪柏隆尼瓦寺（Boromniwat）住持烏巴利法師（Jao Khun Ubali，阿姜詹（Jan）），這位住持當時身患重病，他們三人就在那裡陪伴這位新進的法宗派僧侶三個月。一天，阿姜辛帶著阿姜範去頂禮帕吞宛那蘭寺（Pathum Wanaram）的住持阿姜般亞昆桑（Panyaphisan，

阿姜努（Zee），回程時，阿姜範瞥見一名女子，就此墜入愛河（這位女子可能是寮人，當時帕吞宛那蘭寺位於曼谷近郊，附近住的多半是寮人）。從那時起，阿姜範深知自己麻煩大了，致命的吸引力鐵定困惑了他。他十來歲便出家，一如阿姜汶，他也沒有與異性接觸的經驗。

回到柏隆尼瓦寺後，阿姜範的心在「嘯哆」的禪修上變得非常微弱。只要欲念一起，他的專注立刻瓦解，連續三天，那名女子的影像在他心中揮之不去，了解自己控制不住心，阿姜範向師父阿姜辛懺悔。這若發生在鄉下，阿姜辛可能會要他到山洞中閉關靜修，但城中佛寺裡最幽靜的地方是剃度的戒壇，於是，阿姜辛就把阿姜範關在戒壇內，要他修不淨觀，直到他降伏性欲為止。經過一個星期的密集禪修，阿姜範得到的結論是，這名女子肯定是他前世的伴侶。「這樣才能解釋他何以對這名女子有如此強烈的感覺。阿姜範一了解到這點後，立刻得到解脫，不再想她。」(3)從這段敘述中，我們知道阿姜範相信輪迴，與他同行的雲遊僧也如此相信。一如阿姜汶，阿姜範把對那不知名女子的這股強烈吸引力，歸因於他過去的「業」。

阿姜宛與失去正念的阿姜汶、阿姜範不同，他深信就是靠著默念「嘯哆」的禪修，使自己免於沈迷女色。他回想發生於沙功那空省蓮花村（Ban Bua）靠近森林邊所發生的事，那時是一九四〇年代，他二十來歲。

近晌午時，我〔從茅篷〕往森林裡走了一百碼去經行，這時看見一位年輕女子走向我的茅



對女人的幻想

篷。我認得她，因為每天到村裡托鉢，她都會供養我食物。我躲在經行道旁的一棵樹後，避免讓她看見，她坐在我進食的地方，輕輕地唱著歌。在觀察她的舉止後，我確信她的出現會干擾到我的清淨。一小時後，她靜靜地走開，我鬆了一口氣！我無須與她在這麼危險的情境中碰面，我深深感激師父的教導，一定是我對禪修堅定的信念救了自己。

由此可見，與美麗女子目光接觸，對阿姜宛的衝擊並不大。他仍能保持正念，以致感官的欲望動搖不了他。雖然他年幼出家，但清楚了解女人的力量：

女人要強過世上任何一股力量，她能輕易地讓男人屈服，讓男人執迷不悟，並以她的身體、聲音、氣息、味道、觸覺等五種武器摧毀男人。

就算僧侶沒遇見任何女人，有時光是只有想像女人也會造成問題。我們從阿姜查身上看到了與性幻想掙扎的最寫實回憶。一九四七年，也就是阿姜查出家後的第九年，他在那空拍儂省奇塘（Ki Pond）森林寺雨安居，跟隨一位地方傳統的禪師阿姜金那利（Kimari）過苦行生活。阿姜查回憶在這段禪修時期，有一陣子、心中生起了強烈的性欲，讓他無法將心安定下來。

不論是在坐禪或經行，心中不斷浮現女性的生殖器官，性欲強到無法招架的地步，我必須努力與這些強烈的感官、幻相搏鬥。與性欲搏鬥的困難，不亞於在森林墳場中對治心中對鬼的恐懼，〔性欲如此強烈〕，使我無法經行，因為陰莖一碰到袈裟就起了反應，我於是請求能在森林深處無人看到我的地方，清出一條經行的步道。在幽暗的林中，我將下裙（袈裟）捲起繫在腰上後，再繼續經行。我就這樣與煩惱搏鬥了十天，直到性欲與那些幻相沈寂消失為止。(4)

阿姜查雖然在這次的掙扎中獲勝，但他卻發現很難捨離性欲，從他第六次或第七次雨安居開始，到第十二次雨安居為止，他都還必須對抗性欲的挑戰，他善用各種方法：

我把性欲看成與吃肉一樣，吃肉時，肉會夾在牙縫中，在你未吃完飯前，你會找牙籤剔除牙縫中的肉。肉剔除後，會覺得鬆了一口氣，便決定再也不吃肉。只是後來再看到肉時，你卻抵擋不住誘惑，反而吃更多，這時，肉又夾在牙縫中，於是你又得再次將它們剔除，這麼一來，你才會覺得舒服，直到你再次吃肉……，這檔事就是如此。性欲也是這樣，好不到那裡去，我不懂如此大費周章是爲了什麼？(5)

阿姜李在曼谷的經驗，敘述了微弱的正念對心所造成的巨大衝擊，這也可以證明阿姜曼的

教導——城市修行與鄉野修行應互相配合。阿姜李與阿姜範不同，阿姜範到曼谷是短期造訪，而



阿姜李則是長住於曼谷，他必須長期待在城裡照顧戒師——蓮池寺（Wat Sapathum）的住持。阿姜李到達曼谷後，他的內心似乎對入世生活存有恐懼，這種心態可能與他孩童時期在村裡的經驗有關。

童年時期，我還懵懵懂懂，當我看見即將臨盆的婦人，就會覺得恐懼與噁心。那時村子的習俗是把繩子的一端綁在屋椽上，而婦人就會蹲著抓住繩子的另一端生產，有些女人會尖叫、哀號，臉與身體因疼痛而扭曲。每回見到這樣的情景，我就會用手蓋住耳朵與眼睛逃開，害怕與厭惡的感覺讓我失眠。我對這一切印象深刻，終生難忘。

阿姜李曾在曼谷第一次動過還俗的念頭，他在位於市區的法宗派寺院一連負責了三年（1929-1931）的行政工作，無聊、煩悶與浮躁，使他陷入一片性幻想中。他精心編了一個精彩的故事，想像他成了一家之主，在曼谷的一家藥局擔任店員，並邂逅了一位高雅美麗、身材曼妙的都會女子，後來他們一起私奔、同居並育有子女。不過，這故事的結局倒是挺實際的——隨著家計捉襟見肘，兩人的婚姻關係也日益惡化。

這段期間，阿姜李開始心猿意馬，幾乎是無時無刻、隨時隨地心念著紅塵俗事。他可以想見自己若真的還俗後，會有什麼不幸的遭遇，然而，心不斷攀緣在女色上，非但障礙了他的正念修行，他也因而生病。

從某天起，我開始便秘，那天下午，我吃了瀉藥，我想這藥若如先前一樣有效的話，我應該會在晚上九點左右上廁所。但不知怎麼的，這瀉藥完全不管用。隔天早晨，當我托鉢往薩巴屯皇宮（Sapahum Palace）走去時，走進一條巷子，正巧要進入一戶已經準備好供養僧侶食物的人家時，突然間，我迫切想要上廁所，而且是一刻也忍不住了，我連走進房子接受供養都沒辦法。我只得強忍著，踩著像企鵝走路般的步伐，進入路旁的洋槐（acacia）樹叢中，我趕緊丟下鉢，快速穿過籬笆進入樹叢。我覺得非常尷尬，真想一頭鑽進地裡，死了算了！方便完後，我離開樹叢，拿起鉢，繼續托鉢，那天我沒有托到足夠的食物。(6)

阿姜李的白日夢幻想自己找到夢中情人，與她私奔、做愛、同居。當禪修者的心完全被追求與擁有女人所左右時，後果實在不堪設想，一如接下來的事件所描述的：

假日那天，我在破曉時分出外托鉢，往薩巴屯市場走去，再走上佛寺後邊的小巷，這是一條聚集馬匹的髒巷子。當時天雨路滑，我具足威儀地走過一戶人家，我知道這家屋主常到佛寺走動，鉢裡便裝滿了供養的食物。但這時我的心卻開始念著紅塵俗事，心不在焉的我跌到路旁的泥濘中，雙膝深陷泥中約一尺深，食物散落滿地，身上遍是汗泥。我只得趕緊回到寺裡，當抵達寺裡，我告誡自己：「你看！當你想這檔子事時，會產生什麼後果？」

第三個阿姜李親睹的事件，使他了解在家生活的苦，更加堅定不還俗的信念。



遇見女人

一天，我一早出門托鉢，在經過一排店面時，我看見一個中國老人與一位老婦人在店面前互相叫罵。婦人約五十來歲，頭上綁著髻，老人則留了辮子。我來到店前駐足觀看，不到一會兒，婦人抓起掃把，以掃把柄朝老人的頭上敲去，老人則抓住婦人的頭髮，朝她的背部踢去。目睹了這一切後，我自問：「若是你，你會怎麼辦呢？」我笑著回答：「你最好是離婚。」我看到這情景後，心裡比托了滿鉢的食物還歡喜。

阿姜李的心逐漸地從紅塵俗事中醒悟過來，他對婚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觀，他如今看待「婚姻是小孩的玩意兒，不適合成人」。但他還是無法離開曼谷，他知道自己正站在世俗生活與佛法正道的十字路口上。「我若繼續待在曼谷，最後可能走上還俗一途。如果我想繼續修行，就必須離開城市，走進森林。」一九三一年的雨安居時，阿姜曼拜訪蓮池寺的住持，請住持讓阿姜李陪侍他一同去北方的清邁，阿姜李這才從此困境中脫困。

根據阿姜宛的說法：「任何苦行者最大的恐懼就是面對女人，因為這比遇見老虎、熊或惡鬼還糟糕。」阿姜帖與阿姜撰的回憶說明了箇中原委。

阿姜帖、阿姜宛、阿姜範與阿姜汶一樣都是年幼出家，而且在成年之後仍過著出家的生活，

但是阿姜帖的純真讓他陷入所謂的「危險相遇」，這發生在阿姜帖年輕時有次到一位已婚的女居士家拜訪：

有時如果有空，只要是在晚上拜訪在家人，我會帶一個小男孩同行。有天晚上，我到一位女居士家拜訪，她出現後，就把身後的門帶上，這個舉動把我嚇著了，那時屋裡只有她與小孩。

總之，我們開始閒話家常，她似乎很想知道我是否想還俗，我個性直爽、天性害羞，我明確告訴她「不想」，然後，很快地把話題帶入有關修行的議題上。(7)

不過，這位女子反而一直談她的私生活，她結婚前曾與一位僧侶相愛，她之所以嫁給現在的丈夫，完全是因為雙方父母的安排。她暗示自己不快樂，離婚大概只是遲早的事，阿姜帖似乎與她非常熟悉。

我每次總讓她說，自己則漫不經心地聽著，以為她只是要訴苦，這次大概也是如此。我只是坐在那兒聽著，她之所以如此信任我，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她也不會有其他的意思。(8)

歷練較深的僧侶或是結過婚的人，都能知道那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。然而，阿姜帖的純真



讓他陷入他自己所謂的「死亡邊緣」。

她的舉動愈來愈奇怪，她慢慢靠近我，愈來愈近。火把的火光開始閃爍不定，隨時都會滅掉，我告訴她把火炬撥亮一點，她微笑着，卻沒有照做。我的心開始悸動，感到有股欲望竄起，這股欲望裡，還夾雜著害怕自己犯錯會被逮個正著的強烈恐懼。即便到今天，我還是很難解釋清楚那一刻的感受，當時的我，腦子裡一片空白，就我所能說清楚的，從她臉上似乎充滿慌亂的表情，可以看出她的感受必定與我一樣強烈。

這位女子的大膽舉止嚇壞了阿姜帖，當時他有許多機會可以離開，但他內心一片茫然，不知所措。他慢慢感到不安與焦躁，便說要回寺去了，她懇請阿姜帖留下來過夜，隔天再回寺，這讓他更加慌張與為難。不過，最後阿姜帖還是脫身回到寺裡。他覺得很可恥，擔心同修僧侶與師父會發現，此時已是深夜，他整夜無法入眠，一直反省整件事情的始末與原因。他做了這樣的結論：「我還是奇蹟似地逃過了這種危險的處境！」⁽⁹⁾

阿姜帖認為天真有時未必不好，他相信是自己的功德與善業，使他得以逃脫。

當時我若不是這麼天真，若沒有功德與善業的庇護，或不願將生命奉獻給佛法，我可能早就羊入虎口了，回想自己能逃離如此驚險的情境，心中充滿無比的喜悅與滿足。爾後幾天，我還高興得直顫抖呢！二十幾年來，每回我提起這段經歷，喜悅之情絲毫不減。

阿姜撰與其他童貞出家的頭陀僧不同，他有一連串遇到誘惑的經驗。他憶起十八歲那年的經歷，一九三八年，當時他在皇家公路局上班，正參與修建從烏汶省到那空拍儂省的道路工程。他愛上了一位十六歲的女孩，他每天早上都會見到這女孩，但不曾與她交談。

每天清晨，她去樹叢方便時，都會經過我的住處，那時的鄉下人常會在樹林旁或草叢裡方便。早上我起來盥洗時，總會看見這女孩從我的小屋走過，她裸露著胸部，只穿著一件沙龍。剛開始我不覺得有什麼，但每天都見到她之後，我開始喜歡她，她的胸部真美！⁽¹⁰⁾

頭陀僧發現住在村落附近的誘惑太多，這對年輕的阿姜撰而言也不例外。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八年的雨安居，他待在清邁的節地倫寺，於解夏期間在市區外雲遊。在這裡，他體會到托鉢時，若與女性接觸，不能保持正念，是很危險的事。有次，他走在一條通往村子的小徑上，有位女眾離群獨自站在路旁，請阿姜撰留步，以便供養他。

我走到她面前，正當我掀開鉢蓋接受供養時，她突然停住，放下手中的盤子與盛飯的碗，開始整理自己身上的沙龍。她就在我面前大剌剌地掀開沙龍，裡面顯然一絲不掛，很清楚地，她故意在僧侶面前暴露下體。我也是人，忍不住起了淫念，所幸我的正念夠強，我便快快闔上鉢蓋離去。⁽¹¹⁾



為了避免再見到這名女子，阿姜撰立刻離開了這座村落。

還有一次，阿姜撰與幾位同行僧侶，在清邁郊區蘇鐵山（Suthep）山腳下，尋找僻靜的地方禪修。他們走到一處古塔，附近有幾個山洞，於是決定在此處搭傘帳。早餐過後，其他同行僧侶進城去了，只留下阿姜撰一人待在洞穴裡。他聽見一群女子走近交談的聲音，「聽說這附近有僧侶，我們去看看！」其中一人看見正在傘帳內打坐的阿姜撰。

她掀開傘帳並大喊：「出家人就在這裡！出家人就在這裡！」她打開傘帳，很不禮貌地瞪著我，又很性感地笑著。我望著她，觸目所及的是她豐滿的胸部，視線往下移，我看到她薄薄的沙龍，心中生起一陣淫念。這時我憶起烏巴利老師所說「讓心保持平靜」的教導，於是我努力保持冷靜。(12)

這女子把她那群朋友叫過來，有幾位送禮物給阿姜撰。其中一位大喊：「這比丘真帥！」得到阿姜撰一一加持賜福，這群女人才離開。後來更多女人跑來看他，為了避免再遇上相同的遭遇，他便決定前往桑康片（San Kamphaeng）與眉騰（Mae Taeng）縣的森林與山脈。

阿姜撰記起另一起事件是，有位縣府官員的妹妹不時來供養他，這位女居士容貌姣好、舉止高雅。「她時常以一種性感的眼神盯著我看，她的侍衛也催我快點還俗，以幫助他們的生計。」這次的誘惑讓他有些招架不住，心念開始動搖，他發願：「如果我的波羅密足以洞悉佛

法，一定會有方法能解決這進退兩難的困境。」

隔天早晨，他依舊前往托鉢，這名女子照舊在老地方等著供養他。

我儘量不去看她的臉，當我掀開鉢蓋時，她的衛生棉布（在那時代只是一塊布）掉在地上。她吃了一驚，想要遮住衛生棉布，便用腳把布片踩進泥濘中掩藏，但我已瞧見那塊沾有血跡的布片了。我也替她覺得難過，警見到她的血，使我更加清楚自己出家的生活，且仍要持續下去，我已從庸俗中跳脫，去過超越的生活，為何要再回頭呢？

他將鉢蓋闔上，回到住所，沒有進食，就收拾起頭陀裝備，立刻離開那裡，繼續到更北方的揮州雲遊，一路上，有一位沙彌與在家居士同行。

阿姜撰發現清通縣（Chiang Tung）的居士對佛法的信念很強，但也注意到揮州的女人很主動，他必須小心周遭的年輕女子。有次他聽見有人這樣評斷他的外表：

她們肆無忌憚大聲交談著：「瞧！這個出家人多英俊啊！多好的膚色與臉蛋，簡直比女人還美呢！」她們既不害羞，也不在乎僧侶的感受，彷彿僧侶只是一尊雕像或一塊木頭。

一對老夫婦試圖說服阿姜撰還俗娶他們的女兒，並告訴他，如果他肯和他們同住，那麼所有的財產都歸他所有：



我們真的喜歡你，你可以擁有這台縫紉機、這棟房子、這些田地，我們有的全都給你，只要你願意還俗和我們同住，好讓我們依靠你。

阿姜撰覺得在清通的誘惑與清邁不相上下，他典型的解決方式便是離開那裡，為了道業，這次他回到東北地區。

還俗的僧侶

目前我們所討論的僧侶都克服了性欲的挑戰，不過，還是有幾位阿姜曼的弟子過不了性欲這一關。阿姜曼一位曾在清邁山中修行的弟子舉了一個例子，事情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代，當時阿姜曼在暹羅北部雲遊。這個事件與阿姜汶、阿姜範的經驗類似，不同的是，這位頭陀僧無法克服他的欲望。

有天，這位僧侶與其他同行僧侶，在一個離通往村落農田的路不遠的水塘沐浴，這條路與村落之間還有段距離，平時人跡罕至。正當幾位僧侶準備沐浴時，有幾位拉胡族（Lahu）山地部落的年輕女子經過。這位僧侶瞥見其中一名女子，立刻就愛上她，從此朝思暮想，無法入眠。他被這個憂慮與恐懼的莫名感受所擊潰，他從未想像過這種強烈力量的存在，內心也深恐阿姜曼會察覺，他徹夜打坐，試圖控制這股欲望，期許能在打坐時捨離欲望。可是，阿姜曼仍察覺

了這位僧侶的掙扎——他可能是透過他心通的能力吧！所以儘可能幫助他，便允許他不用出去托鉢，專心在茅篷裡禪坐精進。不過，這努力終究還是枉然，他既沮喪又慚愧，決定要另覓他處靜修。得到阿姜曼的首肯後，他去待在一個較遠的村落旁，也許是命中註定，他居然再次遇見那位年輕的拉胡族女子，最後他還俗結婚去了。與他同行的頭陀僧視他為「遇到境界的受害者」，無法逃脫自己的「業」。

即便是精進於禪修的頭陀僧，也無法免於誘惑。一九三七年，阿姜帖在清邁省眉騰縣附近的森林隱居所雨安居。他帶領四位僧侶——阿姜本曇、阿姜昆（Kheuang）、阿姜草與一位來自黎逸省的不知名僧侶，阿姜帖回憶這四位僧侶中，阿姜草與阿姜昆兩位經驗最為豐富。

成員當中以阿姜草最嚴守頭陀支的修行。……阿姜昆天賦異稟，有得知他人內心的能力。這些人之中若有人心神不寧或違反戒律，大概都逃不出這兩人的「法眼」。……

阿姜昆善於訓練自己的心入定，能夠日夜保持平靜的狀態，他走路時，外表看似與眾人無異，但內心的感覺就像是凌空而行一般，有時他甚至覺得自己可以穿透地心。(13)

雨安居後不久，阿姜帖與阿姜昆沿著眉騰河上游而行，另尋僻靜之處。他們待在山中窮鄉僻壤之地，此處種滿茶樹。有天，阿姜帖把頭陀裝備交給阿姜昆放在廢棄的佛寺裡，自己則到山脊去尋找更適合安住的地方。阿姜帖回來時，發現阿姜昆心情不太好，隔天早上還為了一件



小事對阿姜帖發脾氣，天黑後他承認錯在自己，然後說出阿姜帖不在時發的事情。原來是有幾位年輕女子與一群當地的青年經過此地，阿姜昆看到那女子與那些男子調情，他因此而興奮了起來，結果造成現在的禪修狀況糟透了，他想要離開阿姜帖獨自一人雲遊。阿姜帖想辦法指導他，給予各種平息念頭的方式，但都徒勞無功。

最後，阿姜帖讓他走了，三個月後他們又再重逢，他發現阿姜昆已不再禪修。阿姜帖鼓勵他重新開始禪修，不過這番鼓勵還是失敗了。

後來我得知他還俗了，我覺得相當遺憾。阿姜昆是個意志力很強的人，做事總是全力以赴。不過，他也非常主觀，即使是阿姜曼的教法也不盡然能說服他，他出家前在家鄉裡就是個頑固的傢伙，他離家時心中也沒有目標。

就像與他同行的頭陀僧一樣，阿姜帖相信禪相可以預見未來。阿姜昆在未遇見阿姜帖之前，心中就曾有過一幕預見自己後來會還俗的禪相。

從〔阿姜昆〕到我的住所，有一條筆直的路，他不費吹灰之力地走到我茅篷下方的階梯，他拾級而上，階梯既長又陡。他向我頂禮三拜，我供養他一套袈裟，但他拒絕了。

阿姜帖的結論是，阿姜昆是個無法在定中增長智慧的僧侶：

雖然阿姜昆的心並沒有脫離禪定，但他卻缺乏觀照三法印（無常、苦與無我）的智慧。

並非只有年輕僧侶的心才會為性欲所擾，年長的僧侶也是如此。阿姜桑瑞（Samret）是位受人敬重的老師，他幼年出家為沙彌，決定成為禪修僧，最後終於成為禪師，他以嚴格、謹慎而聞名，受到人們的敬仰。

阿姜桑瑞年近六十歲時，愛上一位居士的女兒。當他決定還俗時，這對認為他將終生出家的弟子與在家信眾而言，是個相當大的震撼，較長的僧侶認為教授師的還俗對所有修行僧侶而言，是件丟臉的事，所以他們都盡力挽留，但卻阻止不了。阿姜頓特別提醒他要精進禪修，並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心，但是他在禪修後仍徒勞無功。

阿姜桑瑞告訴阿姜頓：「我無法繼續出家的生活，每次我打坐，就會看到她的臉。」此時阿姜頓明瞭阿姜桑瑞這件事是沒救了，就大聲回應他：「這是因為你在打坐時，不好好觀照自己的心，只顧看她的翹屁股，怪不得她的屁股一再出現。去吧！去縱容你的欲望吧！你去吧！」阿姜桑瑞的例子，顯示年長的僧侶抵抗性欲的誘惑也很艱辛。有位僧侶曾經這樣告誡弟子：

在四十五歲以後，真正的麻煩才開始，一直到六十歲這段時間會很辛苦。因為接下來你的身體會反抗，心會惶恐，它們希望在青春未老去之前，儘早結婚生子。

數十年的禪修，並不表示出家人一定能超越誘惑。



顯然地，頭陀僧也無法免於性欲的誘惑，何況是伊桑地區的行政僧侶呢？有個關於頭陀僧阿姜阿利亞庫南曇（Ariyakunathan，阿姜聖（Seng））的故事。馬哈聖是位僧伽省長，他精進禪修數十載，大家都相信他已經到達甚深的禪定，然而，他後來在一九五〇年代還俗了。曾經與他於一九五二年在孔敬省（Khon Kaen）鹿園山丘（Deer Garden Hill）一起雨安居的阿姜路依（Lui）回憶：

阿姜阿利亞庫南曇個性開朗，他能夠討論許多神祕玄妙的事情。很可惜他無法了悟四聖諦的真義，因為他的修行並沒有三法印的基礎，於是在禪修裡所達到的神通，諸如不同的禪定境界，終歸消失，他便因此還俗了。

阿姜路依話中暗示阿姜阿利亞庫南曇無法抗拒性欲而還俗⁽¹⁴⁾。所以，在阿姜阿利亞庫南曇與阿姜昆的兩個例子中，可以看到定力深厚的僧侶，缺乏對性欲真相的內觀。

阿姜帖與阿姜查比較能代表其他同行頭陀僧的智慧。阿姜帖在經驗中學習到，當清澈的內觀與甚深的禪定同時產生時，所有的境界都會了然於心，並且不為所動，不論在所見、所聞或任何環境中，心都能安住於如如不動的境界裡。阿姜查確信一旦能明瞭與觀照無常、苦、空，就是「真實智慧的開始、禪修的核心，能導向解脫」。

【註釋】

(1) 阿姜汶並未說明時間，不過這大概是發生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。當時湄公河為泰國與寮國的邊界，但這並不影響當地人民過河，兩岸居民的族裔背景相同。

(2) 阿姜汶並未說明這個禪修法門，不過，阿姜帖詳述：「異性或任何會刺激感官愉悅的對象，都有利於修行人認清所有耽於感官享樂的害處，這些對象便被認為是超脫欲界的最大功臣。」

(3) 根據當地的信仰，過去世若為夫妻，今生今世可能會再度相遇而結為連理，因為他們是伴侶。

(4) 為阿姜查立傳的作者起初不大願意把這件事寫進去，即便如此，也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。當他去諮詢阿姜查的意見時，阿姜查說：「沒有這段與性欲掙扎的故事，我的傳記就不成傳記了。」一九六八年，他的傳記出版，不難想見遭到了嚴厲的抨擊，阿姜查的反應是：「就讓他們抱怨吧！」

(5) 阿姜查並非沒有從其他同修僧侶處學到這些，這些事件都是在他自己的禪修過程中發生的。他告訴我們：「我會在禪坐中，將性欲觀想成是一窩的紅螞蟻，有人拿了一塊木頭去搗蟻窩，螞蟻傾巢而出後，循著木頭爬到人的臉上，咬他們的眼睛與耳朵，但是人卻不知自己所處的困境。」在東北，居民有時會捕捉紅螞蟻，取紅螞蟻與蟻卵為食。

(6) 阿姜汶也抱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，他在波隆尼瓦寺時，托鉢得來的食物少之又少，許多從鄉下來到曼谷參訪或學習巴利文的僧侶，也有相同的經歷，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曼谷的人口，有不少是非佛教徒的華人。

(7) 根據阿姜帖所遵循的戒律，僧侶不可與女眾獨處。



(8) 教育尚未普及之前，泰國年輕男子在結婚以前都會出家幾年，這位女子大概只是為了要了解阿姜帖是否也是如此。

(9) 阿姜帖並未提及此事發生的地點與時間，時間可能是一九二〇年代初期，此時他在烏汶省的素塔寺，年紀約二十歲。當時此地仍非常偏僻，沒有水電，人們只能徒步而行。

(10) 當時暹羅鄉下的傳統，婦女並不遮蔽胸部，不過曼谷人對此卻無法認同。一九三〇年，有位曼谷官員到東北地區進行經濟調查時，回憶當時離省會二十公里遠的薩給村婦女仍袒胸時，寫道：「她們一點也不會覺得害羞，我們這群曼谷人中有幾位偷偷地把她們照相起來。」或許這也是四處行腳的僧侶，避免在村落附近停留太久的原因。

(11) 阿姜撰此時約二十八歲，出家六年。

(12) 阿姜撰會想到阿姜烏巴利是很有趣的事，因為他從未見過阿姜烏巴利，阿姜烏巴利一九三二年辭世時，阿姜撰只有十二歲。阿姜撰的法宗派戒師是阿姜烏巴利的外甥，他可能是透過戒師知道阿姜烏巴利。

不過阿姜撰告訴我們，他在此事發生的前一晚禪坐時，見到他與老師阿姜曼在一起，阿姜烏巴利來看他們，並給予阿姜撰這項特別的勸告。

(13) 阿姜帖提及，與這幾位同行僧侶一起度過雨安居之後，要再找更好的善知識就很難了。

(14) 不少法宗派的僧侶還俗，但箇中原因外人並不知情。對於無法抗拒性欲而還俗的門下弟子的故事，高階的法宗派僧侶十分保密，他們不希望事實的真相外流，因為他們擔心事情若是曝光，嚴守戒律的派別形象就會毀於一旦。